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富 原

(八)

亞丹斯密著

嚴復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富 原

(八)

著 密斯丹亞
譯 復 嚴

著名界世譯漢

原富

部戊上 篇一

論君主及合衆國家之度支

四幼民學校 貳

教養之事。民自出資爲之。必以是爲國家之費。不必然也。蓋鄉塾之束脩。學堂之館穀。凡稱壯願學者之所出。以待其師。固已綽有餘地矣。

卽令所以供養人師獻酬先覺者。仰於此而不足。然亦不必責課導之費於通國賦稅之中也。蓋賦稅之所以收。與其財之所由用。皆行政官之所有事。而學校則主於國民。而非行政之官所宜越俎者也。是以歐洲諸國學校經費。不出於國賦之中。抑出矣而所助蓋薄。大抵由所在鄉邑集資。以各養其地之堂塾。或立田產地業。以歲責其賃租。或畀專款鉅資。以月收其賃息。而皆有人焉經紀之。至其始捐

助學費者。則自國王以至富室私家皆有之矣。

案泰西學校。向分三等。其高等曰優尼維實地。次曰哥理支。又次曰斯古勒。高等所治。大抵精深專門之業。次者亦然。其立也多私家捐集鉅資。請於國王抑議院冊立之。其中歲時考試及格。予以學憑。號其人爲學士。爲藝師爲文學。大致若中國之科目矣。特其事不由於君王。而主於學校。至其額之衆寡。則視其歲出之經費。蓋中式者歲有廩餼若二百鎊三百鎊故也。且此僅爲學業之事。不必爲仕宦之所由。仕宦者多出於鄉舉。或出於明律。或出於軍功勞動。仕有專塗。不相雜廁。非若中國之必以是爲出身也。至於斯古勒。則里儒出資自設。若開肆然。以待束修之童子。三等之不齊如此。竊謂中國之制。學校仕進。合而爲一。泰西學制。學校仕進。分而爲二。故二制必不可以強同。而因之中國學校仕進二者之立法益難。假使治泰西學校之所治。而以之爲仕進之梯。將使精於化學之士。聽民訟獄。學爲製造之家。司國掌故。雖八股無用之學。由之而棄。而如此所學非所用何哉。吾未見一國之遂治也。嗟乎。中國科舉之難變久矣。而今之世又屬於不可不變之時。不知經世者果何以待之也。

夫所以優爲學術之費。館穀束修而外。猶有所大增者。固以其資爲過薄。必得此而後課迪之心專。蒙養之道善也。乃今之錮資。而昇諸學塾者。果得其所祈嚮歟。教者之精神。果由是而益奮。能事果由是而益宏歟。多資之塾。其所傳而習者。果爲有用之學。內之有益於學子之身心。外之有裨國家之政治。勝於無所資而自養於弟子者歟。凡茲所叩。試平心而思之。固未必卽難於置對也。

夫好逸惡勞。常流通病。故無間所操之何業。皆有所不容已而後爲勤。勤之爲數。與不容已之爲數。有若相比例然者。使其人富貴之梯。衣食之門。必由其業。則不容已之情最摯。故終歲盼盼。無一日之暇。出其心思之智。手足之勞。以與其羣競。若相傾相軋之爲者。懼其業之荒。以利讓人而罹於窮阨也。亦有時以所圖之大。所志之高。其人之精力大奮。然此可以觀豪傑。而不可以例常流。常流所爭。不必其高且大也。一里之譽。十金之獲。勝負之情熾於中。往往以得爲榮。以失爲辱。而趨功無待督責焉。卽有崇優之事。使得喪不係於心。則未嘗緣是以自勵也。吾英常重律學。業而善者。有高官顯爵之報。顧富家子弟。生而優裕者。名爲業之。而以是稱能者絕少。轉不若孤壘之寒峻。常以此鳴。則吾不容已之說。可以觀矣。

所病夫獨資以歸學塾爲常餼者。無他。以其常使教者不容已之情減也。使月廩之所入者常如是。勤而善不爲之增。怠而劣不爲之損。則彼何所急而誨人不倦乎。

有學校焉。其師之月入。廩餼少而束脩多。則其勤雖遜而不及於惰。束脩之厚薄。視就學之衆寡。就學之衆寡。視名問之美惡。名問之美惡。視課導之善否與怠勤。夫如是則師不待勗而孟晉矣。

其他則轉禁教者之收私貲。自公俸而外。不得受角尖之費於學者。如此則教者之利否。不係於訓迪之精荒矣。夫中人以下之情。不甚相遠。大抵收利則惟恐不豐。用力則惟恐不瘠。自公俸所得。不以訓迪之善否爲差。彼何所利而自苦於不酬之地乎。勢將溺其教職。使其徒舍業而教。抑使監視有人。亦徒塞責無俚。安望其事之日益精密哉。即其人好勞惡逸。稟性特殊。亦將致力他業。以冀俸外之獲矣。吾非謂自脩職業。不待賞而勸者。終無其人。然此必賢者也。世又安得皆賢者以爲教習乎。故曰治道例中才。

又使監視課業之人。卽爲師範教習之領袖。則彼將與他師相容受徇隱。不相督過也。人恕其鄰。冀轉爲其鄰之所恕。卽如吾英鄂斯福國學。其中主講之人。近十數年來。幾不知課導爲其課職矣。

案羅哲斯曰。當斯密氏居業鄂斯福時。其時課務之怠弛。爲前後所未曾有。學者言教言政。其宗旨皆遵國令。而政府亦常責學者誓以守之。然其中實爲羣不逞之所聚。品流猥雜。文雅道廢。至十八歲末。始稍稍言興復。考校給憑之事。略有區分。不似向者之兒戲矣。然所謂主講之人。食焉怠事之風。直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而始熄。雖變革未盡。而恥尙稍明。大弊多去。蓋國學所大患。在政教二者之蠱人。欲居其中。以操清議之枋。斯之不改。未見其有補於明民也。

又使督責課業之人。與教者異塗。位居其上。如其地教寺長老畢協。又若省郡將守京國大官之屬。若重學校。固不任教者。隱其職業若此也。特其所能爲者。將不過勸課導之時刻。與旬月講學發難之次數已耳。至於所講之何若。所課者之果有補於學者否。則在乎師資之人至誠發中。非督責者所可強而致也。猶有進者。彼督責之人。既與教者異業。將其措注。或患於不明。或鄰於任性。蓋徒有督責之權。而不知所課者爲何物。又未嘗親至講所。躋於執業問難之班。斯其用權。能以有當者寡矣。意所不關。則置而不審。喜諛惡直。則賞罰多乖。如是則師道不尊。欲弟子之隆敬於師。難矣。至於附權勢。用卑諂。以求自全。則道術掃地。其學可廢。追問傳經析理明道解惑也哉。歐洲此風。法國爲甚。有身居其地歷

年所者。將自知吾言之不謬耳。

案羅哲斯曰。法國國學。至於今。此弊未全祛也。吾英之弊反此。管學之人。於學事多不過問。至於任情黷陟。凌駕師範之事。則未之有聞焉。雖今政教二者守舊黨人。於國學多所責言。爲時所惡。顧其事損益互有。而損少益多。何則。蓋彼所舉發者。大抵訟違法而摘陰私。務使國學風氣日上者也。

總之國家立爲法制。務盡敲學子於一學之中。而不許其視師資賢否。自擇所就。此其效皆足使其學之風氣日下。而數術日疎也。如舊例。凡業繪像刑律醫巫之屬。皆須於專門學校肄業若干年而後。可以領業憑享專利。但今年格已及。其所業之果精與否。所不論也。故其中學者之多寡。不必繫乎教者之優劣。蓋此例之於學業。無異徒限之於工業。爲損爲益。固微俟深論者矣。（此俗歐洲變之已久）

又若某學某塾。有獨助之學費。抑官資膏火。以贍學徒。則往往來者獨多。不問其章程之疎密。教導之優劣也。向使所就何學。廓然一任父兄子弟之自擇。而無所謂學費膏火者。以爲之誘。將見學與學競。爽。各求其聲之著。而章程教導。有不得不日臻美善者矣。自有是二者。與夫立之禁令。使學者於肄業去就。不得自由。於是各學務爲相勝之情不生。而學術之風。遂陵遲不競爾。

其中課授科學之師。常不許學者自擇。而必由管學者之所命。卽至惰劣無檢。非請於管學者。猶不得去之而事他師。如此。則師道自以日卑。其嚴於自束敏於授徒者。不期自少矣。就令師之月入。悉出於其徒。猶未足策其意也。

師資中固常有自好之士。設自知其課業之謏劣。講授之不精。列坐生徒。竊然思臥。甚且顯訕而明譏之。彼亦未嘗不以之慙然發愧也。愧則求善其課業。精其講授之心。生雖然。此亦學富才高而後能爾耳。假使才質不逮。則所以避此者。又將出於他術也。每見院師不本心得授徒。只令學者自閱。有疑而後問之。又使其書爲他國文字。則彼將爲之逐譯。甚且令學者自譯。而已爲之省閱。則其用力猶寡。而未嘗不可以塞責。如此者。雖淺學寡聞之師能之。亦不至授徒以柄。使之顯訕而明譏。設其學規本嚴。則雖庸淺之師。力皆足以約束其徒。使之肅穆以聽講。而所講之枵然無實。爲益於學者至微。則其師所不遑計及者矣。

大抵學塾之章程。爲生徒計者常少。而爲師範計者常多。其所以爲師計者。又大抵使師之用力不煩已耳。彼以謂爲師者。無聞其克盡師道與否。必據尊嚴之位。而其弟之所以奉者必敬必謹。一若其人

之皆名師也者。夫如是。是勸爲學規者。視天下之徒皆賢。而天下之師皆不肖。故其責備之不同如此也。不知使其師果賢。而所授之課業果精。吾未見爲之徒者之皆惰窳也。戶外之屨不期自滿者。有之矣。夫章程之肅夏楚之威。所以待童稚之無識。舍是莫克董之。其說近信。顧奈何至於鉉冠之年。而猶用之乎。常法年自十二三以往。吾未聞教策善者。其弟子之猶待威扑抑勒也。少年世故甚淺。天機至真。使其師稍存輔翼不能之心。教人以善之意。則不僅敬師守訓。侮慢不存。且往往爲師諱惡。隱其短而標其長也。

故每有業不列諸學官國塾之中。而治之轉善。講之轉精者。蓋學官國塾之所無。其人欲學。必受之私家。私家之教未嘗不善也。今如少年學擊劍蹈舞。國塾之所無也。其學雖不必皆精妙。然而學之而皆稱曰能。至於馳騁控御之術。國塾之所有也。業是者能與不能相半。文學之教民者三。曰誦讀。曰書寫。曰計算。民之能是。叩其所由。則私學衆而國塾希。是可以悟其故矣。

吾英之所以教幼民者。上有國學。下有里塾。里塾之敗壞。誠不若國學之已甚也。里塾之所教者。有希臘拉體諾之古文。國學所教。多專門之科學。里塾教者之歲入。專於學子之束脩。而又無專享之權利。

至於考校之頃。試官祇以其人之能否優劣爲甲乙去取。不問其人曾於某塾業幾年也。

至於國學所教之專門科學。得雋者非歷所定年數不可。而所學之能否優劣次之。此二者之所以異效也。雖然。國學之制。誠不足以言善。而平情論之。使非有國學之設。則科學之廢而勿講者必多。而一國之民智。將因是而不進矣。

案羅哲斯曰。斯密此言最允。獨資國學之中。所可言者獨此而已。科學中一新理之出。其有裨益於民生日用者無窮。講求之家。常有不訾之費。及乎理顯藝成。又難據之以爲獨得之秘。獨享之利也。則彼勤一世而致力於此。誠奚爲乎。此國學獨資。優養學人。使之專力於此者。所以不可廢。而亦此書所指分功之一義也。竊維十九稔以來。國之貧富強弱明昧。大抵視商政之盛衰。商政之盛衰。視製造之精蘊。農桑之優劣。而農桑製造。舍化學格致之日講。新理之日出。則斷斷乎莫能爲也。中國商政衰頹如此。製造固不暇論。卽至地產生貨。亦歲以愈下。稅司戴樂爾理財節略。著之最詳。執政者用其無所知之愚。欲以此強抗諸國。於是乎有今日之禍變。彼以謂學問所爲。止於馳騁文墨。因應制科而已。嗟乎。顧如是乎。

今存歐洲之國學。原其本始。皆爲教宗而立。所培養者。神甫牧師而已。方其始立也。多用羅馬冊書。而卽爲教皇之所保護。其師其徒。皆坐享教宗之權利。脫有罪犯。國家官吏。不能詰之。而刑憲亦不能及。卽欲治之。必由教皇而後可。故其中古所講求者。皆神道設教。天人交際之理。寡所謂科學者矣。

自景教盛行。布在國憲。而拉體諾文字。遂爲歐西通用之書與言矣。凡教寺之誦禱。與新舊約之翻譯。無一不用羅馬之舊文。繼而大秦解紐。北鄙代興。種雜言麗。舊文漸替。顧神道之教。民所恪恭。創制遺文。守不願廢。甚至依聲傳誦。意義冥如。而服教之民。轉矜神秘。此所以拉體諾文。民間忘之已久。而一切教寺文辭。猶用之而不革也。於是歐洲文字。遂區二途。亦猶古者之埃及。一曰教門文字。一曰民氓文字。一聖一凡。此雅彼俗。而凡爲國學學子。所業旣爲神甫牧師。則於聖雅文辭。不可不心知其意。傳習日久。降而所業卽有異同。功課尙從其朔。故拉體諾文字。至今猶爲國學必肄之業也。

拉體諾而外。今學官所肄之古文。則有希臘文與猶太之希百來文。而其所以傳習之由。則與羅馬文迥異。蓋歐洲中葉。公教（西名加多力譯言公也）之權力最尊。文告詔書有從無議。彼旣以拉體諾所譯聖經爲定本。號拉體諾通行書。且謂是譯之行。原於帝謂。則其尊而不替。已與希臘希百來之原

文等矣。故二希之文。神甫牧師。不習無害。由此其學亦不列於學官。至今西班牙國學。猶無希臘文專師。是其證也。迨民智降開。教宗中變脩教（西名波羅得斯坦特譯言訓斥義主駁舊）之士。輒斥拉體諾。譯爲多背本經。每遷就其詞。以爲羅馬公教之地。則謂新約必以希臘原文爲主。舊約必以希百來本文爲主。自脩教指摘乖謬。不遺餘力如此。則公教亦必指陳根據。而後有以厭服人心。故教宗無間新舊二家。於二希古文。均有不得不講之勢。新者習之。所以爲攻。舊者習之。所以爲守。此其學所由並列國學也。顧希臘古國。文物最隆。欲治古書。舍此無由而入。故當教宗改革文學中興之秋。不僅義大里與公教學者習之。凡爲文人。皆所諷習。後者國學定例。學子先習拉體諾。次希臘文字。而後乃治哲學。至於希百來文。其古書舍猶太舊約而外。傳者甚寥。無關學問。非教宗中人。無取誦習。則治之於哲學已明之後。有欲講神道之學與教宗派別異同者。而後從事之。

今之歐洲學塾。於希臘拉體諾二古文。莫不粗舉端緒。以授學徒。故學子肄業國學之時。須先於二者略知門徑。苟不能兼。亦須粗通其一。而後可以入學。蓋學中所教高等專門學問。多涉二文。使非夙通。則無蹤等而授也。

案希臘拉體諸二文。欲精通西學者。必以是爲始基。而後爲有本之學。蓋各國文字。多從二者而生。源流正變。釐然可考。若未嘗從事而言西學。無異言中學者之不知小學六書。其不可一也。歐洲文物術藝。大抵祖希臘而禰羅馬。詞章之事。推其原本。有開必先。且希臘於名理尤深。羅馬則法制備具。不通二者。於二學必無本源。而况鄂謨之詩章。德摩知尼愷格祿之言語。皆爲千古絕作。徒從事於譯文。猶不識楚夾而言內典。縱極精深。終隔一塵。其不可二也。科學中所立名義。大抵出於二文。若動植之學。化學。生學。人身體用。與醫學等。所用尤夥。非知二文。則不知命名本義。動致柄鑿。其不可三也。十餘年來。中土人士始談西學。大抵求爲舌人。抑使談對而已。至於西學。亦求用而不求體。則於二古文無怪治者之少矣。

古希臘哲學。共分三支。一曰物性之學。凡格物致知之事是。二曰人道之學。凡脩身治人經國善俗之事是。三曰名理之學。(亦譯名學。)凡文字語言思慮倫脊之事是。蓋是三者之分。亦循夫自然之理耳。

所以先物理之學者。人生世間。自能用耳目以來。天地萬物之變。日交夫前。始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。

若三辰之周流。若二曜之盈虧。若彗孛暈隕之間見。若雷電風雨之時行。此仰而見於天者也。若動植之生長老化。若萬類之牝牡生生。此俯而察於地者也。若此之倫。始皆足怪。怪則必求通其所以然之故。而後釋於中。其始常迂回而難通。而心力之用又淺。則一蔽之以鬼神之說。此巫覡禱祈。教宗之立。所以最先見也。浸假民智漸開。其中先覺之儔。知如是爲未足也。則求其故於日用常行之間。鬼神無定。而彼以爲有定。鬼神難通。而彼以爲可通。蓋理至於有定可通。則格物致知之事起。而物性之學行矣。初民之智。必先觀物而後觀心。故哲學之興。必先物性。而世間史傳所得而考者。各種之民。皆發明物理之哲學家。起爲民智之先導也。

無論所生之何如世。所居之何如國。人與人之交也。其思慮云爲。皆有相爲感通之理。則舉人事之當然。著之以爲律令格言。期其守之。夫而後有以遂其相生相養之樂而不危亂也。自夫書契肇興。古之聖賢人與夫半解一知之士。莫不欲於古之所著之律令格言。有所附益而脩明之。各持是非。垂爲論說。其出於巧喻罕譬者。如伊尹之寓言。其言近旨遠者。若梭羅門之諺語。第阿尼思和什栗底之詩篇。伊息阿德之著錄。皆此類也。雖然。隆古道德之書。所患在散而無統。偏而不賅。求其言而有序。若網在

綱固已難矣。至於立一大例。由此而簡釋其餘。執因求果。若格物窮理之爲者。則尤不少概見。迨民智降開。通理之家漸出。於是類古今之見聞。一本衆枝。通爲大法。使言行之著。心德之微。皆可執一例以通其所以然之故。此則哲學之權輿矣。故中古之言德行也。體大而用闊。例簡而比衆。蓋哲學之事。非他。凡以觀事理之會歸。而審其道通爲一而已矣。德行者。哲學之一科也。

名學之興也。由於形氣道德二科學者所持之宗旨相詭。所由之塗術迥殊。方其馳騁論辨。以求伸其說。非明徵篤論。以祛疑釋惑也。往往取偶置奇。避離趨合。而爲未竟之說。最下則滑濶遠遁。轉以文字之有隱晦。意義之或駢枝。以爲藏身之固。故駕虛無據之說。雖極慧巧。常智亦知不由。（此如卵有毛。鉤有鬚。臧三耳之類是。）至其爲日用利實之所關。尤不至爲其所熒聽。獨至窮理盡性之學。案隱鉤湛之事。往往忽而不察。致設辭邪說。伏於其中。更數百千年。莫發其覆。此誠自有學問以來。所屢見不一見者矣。所幸者。學無間。形氣道德之殊。彼尊所聞。而守一師之說者。莫不黨同論而攻異宗。則常取異己之談。以力求其罅隙。互相砥礪。而道賴以明。然欲爲此而有功。則必知立說有堅瑕之不同。脩辭有疑似之爲梗。由是而名學興焉。蓋名學者。所以講思辨之術。立爲律令。以斷其言之是非。與夫其理

之信妄也。故名學之興也。後於形氣道德二科之學而始有。而古者教人之序。必使先治名學。而後從事於形氣道德之科。蓋以二學之理。所關者鉅。使其人不能辨是非。分信妄。則無以與於精深微眇。而貿然躐等。爲無益也。

古之哲學。區爲三科如此。浸假而歐洲國學。乃析是三者而五之。蓋上古爲學。不甚知形上形下之殊。故心性鬼神之學。皆統於物理而言之。彼以謂心性鬼神二者之果爲何物不可知。而其各爲宇宙全體之一官。於以端倪夫變化。無疑義也。今夫物理之學。旣以窮事物之原。察流行之變矣。則心性鬼神之於物理也。譬猶一部全經中之二品。此二者之所以統於物理之學。而未嘗歧而出也。中古歐洲國學。講求哲學。以爲明神設教之始基。於是二品意有所重。則必久於居業焉者。固其所也。及夫源遠流分。又以論疏之多也。向之僅爲二品者。浸假而廣增爲衆品。由是而神化元虛之學。所窮治而莫窮其津涯。徒聚訟而莫決其信妄者。轉汜濫盈溢。較之物理之所知。人事之可驗者。哀然而多。夫支大於幹。其勢必披。故神理一宗。自別於物理而析而爲二。此西學形上形下之所由分也。物理懸實。所謂形氣之學者也。神理蹈虛。所謂出形氣之學者也。二者相爲對待。而出於形氣者多高遠要妙之思。又其學